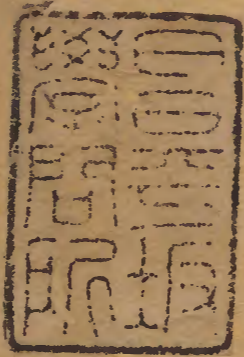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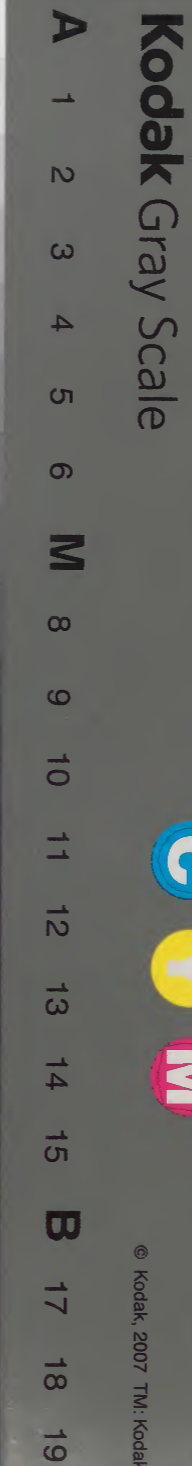
象邦文類



漢書門類			
三	三	二	四
九	二	二	四
三	架	函	號
入	冊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一		三	
函		二	書
六	五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24	
冊數	5 (3)		
函號	311	76	



樂邦文類卷第三

四明石芝沙門

宗曉

編次

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禮部柳

子厚

無姓和尚碑

同前

畫西方淨土燈記

翰林白

居易

錢唐白蓮社主碑

孤山法師

智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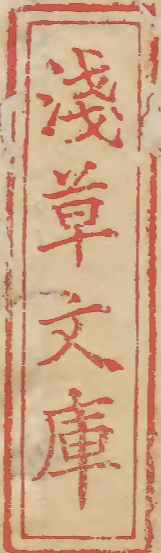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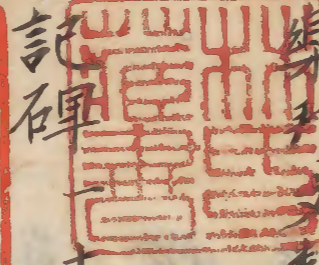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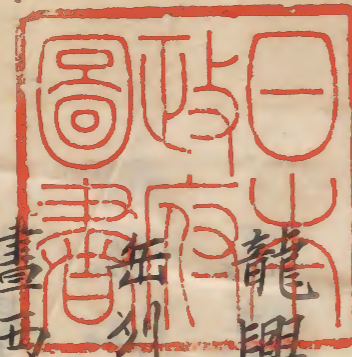
淨慈七寶旂陀像記

提刑楊

傑

建旂陀寶閣記

同前



延慶寺淨土院記

待制陳

瑾

延慶重修淨土院記

朴菴首座

清哲

開元寺三聖立像記

大智律師

元照

無量院造旃院像記

同前

靈山安養菴託

給事程

俱

高宗皇帝御書蓮社記

總管張

掄

南嶽山彌院塔記

菴菴禪師

法忠

澄江淨土道場記

法直禪師

守一

寶積院蓮社書壁記

司封鐘離

松

荆王越国夫人往生

直閣黃

策

馬侍郎往生記

同前

廣平夫人往生記

待制王

以寧

河東鸚鵡舍利塔記

成都尹韋

阜

傳一十四傳

天竺五通菩薩請佛傳

東晉蓮社始祖遠法師傳

歷代蓮社結祖五法師傳

梁京師法悅僧主傳

後魏壁谷神鷹法師傳

梁廬山道珍禪師傳

隋天台法智法師傳

大宋永明智覺禪師傳

梁貞節處士庾詵傳

大宋無為子楊提刑傳

大宋光列王司士傳

大宋錢唐胡宣義傳

大宋龍舒居士王塵中傳

大宋明列末氏如一傳

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禮部柳

寺專

中列之西教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
佛言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
其國無有三毒八難卑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
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皈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
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
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顓大師
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固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

異跡而去者甚中永列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暉及僧法林置
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令餘二十年廉陽毀頓圖
像崩墜會集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
第一義無體空祈色之跡而造本真原通假有借無之名而
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性生之因亦相用不捨
誓葺茲宇以闡後學有信士因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令刺史
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向環以廊廡續二大士
之像繒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
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岳列無姓和尚碑

同前

維某年月日岳列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若
于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闔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
曰性吾姓也某原無初其冒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
姓耶法釁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
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惠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
安吾闔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眾無涯
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
止讚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教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

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
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
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旨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
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山龍興寺中徒
于是列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閭者五十禮和尚所嚴事
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列
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刑列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
國寺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日葬于卓然師
塔東若干步其銘曰

道本於一	離為異門	以性為姓	乃皈其根	無名而名
師教是集	假以示物	非吾所存	大鄉不居	大族不親
測意內誦	冲虛外仁	聖有遺言	是究是勤	惟勤惟默
逝如浮雲	教久益微	世罕究陳	爰有大智	出其真門
近以顯示	俾民惟新	情動生變	物由湮淪	爰授樂因
參乎化隙	師以誘導	俾民不昏	道用不作	神行無迹
晦明俱如	生死偕寂	法付後學	施之無數	葬從我師
無忘真宅	寫是昭銘	刻茲玄石		

畫西方淨土懺記

翰林白

居易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
極樂以無八苦惡四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
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
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中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
起心皈佛者举手合掌必先向西方有怖厄苦惱者開口發
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紋乃至印水聚沙
童子戲者莫不牽以阿彌陀佛為上道不知其然而然由是
而觀是彼如未有誓願於此眾生此眾生有大目緣於彼
國土明矣不然者東南北方過去現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

是哉何特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
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莫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
三萬餘工人杜宗教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
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陀尊佛座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
侍左右人天瞻仰眷屬圍遶樓臺妓樂水樹華鳥七宝嚴飾
五款張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誓首跪於佛
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眾生一切眾生
有如我老耆如我病者願皆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贍
部便觀西方自毫大光應念未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現

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宣此願而偈讚曰
極樂世界清淨土 無諸惡道及眾苦 願如老身病苦者
同生無量壽佛所

錢唐白蓮社主碑 孤山法師

智圓

聖宋天禧四年春正月十二日白蓮社主圓淨大師常公皈
寂于錢唐西湖昭慶本寺之上方草堂壽六十二臘四十四
越二月三日弟子輩號唱奉全身瘞于靈隱山烏窠禪師墳
及右建塔以識之禮也其年冬門人之上首曰虛白者克荷
師道自狀其事再疑吾廬請吾之辭傳師之美以勤豐碑且

言先人之遺旨也吾辭不得命及文而序之身而聖之為教
也清靜而無為仁慈而不殺抗辯出說因意眇指大備諸夏
稟化之徒得其小者近者則遷善而遠惡得其大者遠者則
皈元而復性噫廬山遠公其得乎大者遠者與考槃居貞修
辭立誠識足以表微行足以作程是故特賢仰其高企其明
自是有結社之事焉人到于令稱之而莫能嗣之惟公理行
謹嚴修心貞素聞廬山之風而悅之且曰旃騶之馬亦騷之
乘吾雖無似敢忘思齋之誠耶於是乎乃飾其躬乃剗其心
乃失結社之謀云夫率其道必依乎地尊其神必假乎像行

其化必憑乎言以為西湖者天下之勝游乃樂幽閑而示喜
遊享無量壽佛者群生之仰止乃刻梅檀而為之形容享華
嚴淨行品者成聖之機要乃刺身血而書其章句享其地既
得其像既成其言既行朝賢高其誼海內藉其名繇是宰衡
名卿邦伯牧長又聞公之風而悅之或尋幽而問道或覩相
而知真或考經而得意三十餘年為莫逆之交顏白蓮之侶
者凡一百二十三人其化成也如此有以見西湖之社嗣於
廬山者無慙德矣嘗談論之遠也上地之聖也公也初心之
賢也實階位不同名色異號然而遠出表晉公生聖朝彼招

者恚隱淪之賢此未者皆顯遠之士絕長益短古今相埒不
曰盛與美與公每顧門人曰國初以來薦紳先生宗古為文
大率效遠之之為人以擯排釋氏為意故我假遠公之跡詠
以結社夏性性從我化而最碑委頌稱道佛法以為皈嚮之
盟辭適足以枳棘異塗牆斷吾教矣世不我知或以我為設
奇沽譽者吾非斯人之徒也君子曰昔樂山惟儼能迴李朝
之心得知佛而僧傳善之今慈眾賢庶幾實相欽崇大覺朝
宗于性海共極于義天非公之力而誰與其護法之功代為
不傳公諱省常字造微姓顏氏世為錢唐人七歲厭俗十

七具戒若乃記胎之祥瑞受業之師保傳講習禪之美砥名
礪節之彛則有社客群賢碑序及明人所錄行狀在焉此不
復云真書其結社之道已其文曰

西聖之大繼遠得之廬山之高維公悅之西湖之社群賢慕
之有始有卒不磷不緇我緣既終我滅于慈神游無何名揚
聖時欲知我道号視此豐碑

淨慈七寶旃陀像記

提刑楊

傑

杭列南山淨慈道場比丘法真大師守一結同志洎檀越用
金錄真珠珊瑚琥珀碑碼础造旃陀佛像聖相殊妙感應

非一無為子瞻仰讚難碎七寶以為微塵聚寶塵以為佛身
見寶塵即見佛無不是寶見佛身即見寶寶無不是佛七
寶世間寶也衆生貪取無有厭足不得即瞋癡不能悟此惡
道之因也七寶既已為尊像矣則非世間所用乃出世之寶
也遇寶像者應生恭敬嚴奉禁戒純固定力了達智慧此淨
土之因也佛身等於太虛故不設五藏以眾生心為心故會
中之人各書旃陀一願每四十八人而旃陀之願周矣悉以
藏于身中示願願不忘眾生也髻螺千有二百一一寶以舍
利堅因願力也像成之日以八種香湯灌沐如耒表八功德

水也人隨意以飲之均甘露味也一身清淨則一切身清淨
一念清淨則一切念清淨然則不離娑婆頓超極樂一見寶
像成就大緣豈思議之可及哉乃作偈云

和聚室 凌如未身

寶即是佛

佛外無寶

佛即是寶

寶外無仏 於不二境

現諸淨土

讚歎巡遊

念念弥陀

室與有情 同超極樂

建旆庵寶閣託

不願生淨土則已願生淨土則無不得生不生則已一生則
永不退轉世尊所謂阿鞞跋致阿惟越致者歟夫具縛有漏

比夫初憑信念得生彼土而三毒邪見未能頓忘何以知其
不退轉耶蓋以旆陀願力常所攝持大光常照上善常聚壽
傘永劫水鳥樹林風聲樂響演暢妙乘聞其聲者念佛念法
念僧之心未常聞斷故也眾生生病之佛為醫王法為良藥僧
為視病人三者現前病不得而萌矣以是而言則一生淨土
何從而有不退轉哉錢唐僧監法寶大師從雅平生修葺旆陀
敬觀參究宗風樂為偈頌頗得其趣又精於醫術多施藥以
濟人人或以貨資酬之則曰非我能也三寶之功必轉施三
寶乃造寶閣立旆陀大像環以九品菩薩海藏經典在其後

清淨蓮池在其前定觀與室分列左右誓行人資給長懺以
結淨土之緣豈獨以比丘身慕佛大醫用法良藥而已者哉
寶能運慈施療利與眾同也其於念三寶之心可謂不欺
間斷矣入道場者觀一切相為冰相則能見弥陀之全體
觀一切法如幻法則能入淨土之真境觀我身之無我則能
具此正之正見故後一如未而見無量如未入一淨土而周
無量淨土悟一法身而融無量法身矣無念而念無證而證
無修而修淨土果海豈易量哉法寶僧監建立室周淨土道
場誘集淨業之侶以期安養則報緣之至必果遂其所願也

元祐元年上元日尤朝散郎尚書至容負外郎輕車都尉賜
紫金與袋無為楊傑述

延慶寺淨土院記

待制陳

璣

明列延慶寺住持比丘世有講席以天台觀行為宗自法智
大師知禮行學俱高聽徒心響繼其後者又皆得人今百有
餘年矣聞有苦行精修之士未依道場元豐中比丘以然修
西方淨土之法坐而不卧以三年為期期滿謂其同行比丘
惠觀仲章宋悅曰我等各挾一室成此勝緣後之來者加眾
而室不增多今延慶西隅尚有隙地若得錢二千餘萬構屋

六十餘間中建寶閣立丈六弥勒之身夾以觀音勢至環為
十有六室室各兩間外列三聖之像內為禪觀之所殿臨池
水水生蓮華不離塵染之中豁用世外之境念處俱寂了無
異緣以堅決定之心以顯安樂之土所以頌佛慈而報國恩
者豈独我一人而已哉所欲如是其可成乎惠觀等答曰以
無作任運之心作有為利益之妄四明多檀信何患乎不成
自是日營月積更七寒暑凡从然之所欲為無一不如其志
者初从然然乎二指誓必成此元符二年三月落成之日設
千佛之供儀然三指以增淨誓既成所難成又捨所難捨而

原其用心無私己之意於是見者聞者莫不隨喜淨習之士
踊躍似慶而十有六室常無處位期滿者去發心者未依勝
境而獲善利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夫淨土之教古佛所說誠
心之士諦受不疑如來之叙九品以至誠為上上智者之造
十論破疑心之具縛縛解情忘識散智現則弥陀淨境何假
他求若臨明鏡自見面像得者不由於識受昧者安可以情
曉超識習而不惑度情塵而独造者其唯誠乎故曰誠者成
也成自成他唯此而已譬猶清淨滿月普現諸水影像水一
月體無二攝流散而等所皈會十方而總于一示如十鏡環

繞中然一燈光體文參東西莫辨然而方有定位非無西鏡
為隨相立西不自西知與理融境將誰執安可以在纏執方
之見而測度如未無礙之境牛慈恩有言曰凡夫業重處處
生貧若不足指一方何以繫心專注此善知識隨方施教專
護相宗然論安養知足之勝劣則以偏勸性生為最勝乃知
通人無吝吝則多和境強習重蓋由觀淺心浮易性無人良
以疑深障重若欲書除障垢當以決定為心濕薪如山豆火
能熟千年闍室月照頓明釋迦文方便至深無量壽說法無
間觀世音如母念子大勢至如子憶母古聖孫轍安可不遵

幻境塵無有何可捨解脫長者不性安樂土普賢大士親觀
無量光親觀者初無動移不性者如是而性普融無礙然後
空假俱中分別未忘寧免權實互諍若此則心安無日得忍
何期乃知念念現前然後決不退轉故曰若不決定成等正
覺者我誓不取菩提於菩提心有退轉者我誓不取正覺此
乃法藏比丘之本願而諸上善人之所隨學也發如是心行
如是行起如是願趣如是果而不違法藏之大誓則寓跡于
慈刹棲心于此室者皆阿鞞跋致之士也其為勝利豈有窮
哉比丘亦然唱一善念四明信士應答如響而所以利答一

方者其廣若是可以不記其多乎今住持延慶明智大師中
立法智之曾孫也行業完實人所信服能以誠心修淨土觀
於介然之夏有助為多故併書之大觀元年八月初一日延
平陳瓘記

草菴錄曰陳堂中作淨土院記深蹟佛祖之與者今言
淨土或得於佛則失於祖或得於理則失於夏得於此必
失於彼而了翁不數百字籠罩諸說得淨土之金豈非天
資高者也然此記高固已膾炙人口至於晁公說之作明
智法師碑磅礴名宗文章道勁世盛推羨誠與了翁之記

並駕矣其記有曰師每以淨土法門誘其學者欲使人人
知釋迦有淨土弥陀來穢土他時所志於心者一日必矚
於目乃依十六觀經而出視之為弥陀大像以臨池周之
以十六觀察蓮池鳧雛天鳳翔觀士槁坐人音斷絕一
涉甚境者道心百陪寧論信與不信故自疑其身之非聖
非凡其費具萬萬而施者却之俞未工度累歲年而落成
不固歲任其後者僧曰介然不帶不矜若未嘗有所夏蓋
是境也古未之有今不知何為而有既二浙之所無則天
下之所無唐文弼山遵公所建法華道場其能勝此者

延慶重修淨土院記

卦菴首座

清哲

真常寂光本未明妙忽然念起受此飄零大覺聖人欲令返
其妄而復乎本設權巧而漸誘是故釋迦現穢土俾其厭
陀現淨土俾其忻或忻樂而修淨行必生彼國彼則境界勝
妙而皆助發真常所以聽風柯而正念茂外寶樓而三昧顯
不假方便自然得道是故淨土法門示還源之徑策也然廣
淨土之道者唯廬山遠公同奇節逸群之賢結蓮社於爐峯
之下修念佛三昧期生淨刹由是後世皆宗尚之至乎南嶽
禪師始居大蘇山傳龍樹一性之宗別置禪室示人修證故

天台智者初到此山授與普賢道場修法華三昧因而發大
總持入佛境界自後四方咸取則焉有以見古人垂範雖異
皈元一也聖宋元符間比丘介然續古規模立佛化夏於延
慶西隅空閑寂寞之濱建大寶閣環為十有六室依經以十
六觀名之朱欄屈曲碧沼澄明欣樂邦清淨之境也像刻梅
檀池栽菡萏結廬山蓮社之風也懺室精嚴禪堂深寂遵大
蘇道場之制也唯守志奉道者居焉晨香夕燈無生佛夏澄
神內照豁然明悟於自心寂光之境者多矣此為四明勝絕
之地但歲月浸遠棟宇墮損修三昧者無以自安紹興丁丑

有此丘清潤嗟勝境之將頽念欲發劬斯復自視力弱難以
動人遂以夏此白住持覺雲法師師曰夏貴在誠僅真誠一
發尚能闕感諸佛何檀信而不能動耶況汝已能初建妙觸
宣明之室使人咸悟水因成佛子住此得非誠之所致乎清
潤一聞斯語奉奉朕膺遂出于檀信翕然後之或捨榘楠之
椽會誓之箭使梁棟有款斜者正之椽復有蠹朽者新之龕
碧瓦整建瓦無致乎上漏下濕而四圍固之以勾欄遮暘戶
楯窻几毯砌階除丹青室閣遍河之岸峻築高墻俾靜室觀
理之人而不知有市鄽之喧紅塵之浼則一新輪奐宛同大

厦初成之日足可以進簾月焚柏香居者妙行不休施者植
福無盡庶幾東林之風南嶽之道不遠而後者功由此也經
營四載而能夏畢矣用錢三千貫刊銜二千名使此方人不
跬步而目擊十萬億刹之外風吟寶葉波動金渠湛然如玉
井磨秋便覺已到故園頓忘客塵矣翹逃虛空者遽聞足音
豈不快哉令一切人因此發軔即觀安養依正皆由此境之
所引發而躍如也較其增修之功而莫大焉特乾道五年南
至日比丘清哲書

開元寺三聖立像記

大智律師

元照

三聖立像見于觀無量壽佛經釋迦世尊無緣大慈深悲堪
忍未得度者大啓淨土法門由示念佛三昧將使神棲淨域
故令繫想聖緣十六妙觀於是乎設也是以落日懸鼓指其
向方大水凝冰狀其實地林泉接觀以次而觀焉莫不皆以
百寶莊嚴世無與比光色炳炳不可具名已而方欲廣宣觀
彼佛身光明相好眾會階羗俄於太虛中現出三聖令韋提
希見以為發請之端經曰佛告韋提希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除若惱法說是語時無量壽佛住立空中觀世音大勢至侍
立左右韋提白佛我今因佛力故得見彼佛及二菩薩未來

眾生當云何觀而得見耶佛今先觀華臺次觀形像後觀佛
身左右侍者九品徒眾念佛三昧於茲備矣自廬山遠師已
來天下僧坊結繫念淨社立於池三聖蓋出於此經的見於
斯文耳四明慈涼靈龜山福源蘭若釋子戒深自入道稟具
常持是經而篤志淨業有年數矣謂修一已不若誘諸人
行一時不若存諸久於是糾募眾信躬往錢唐余工雕造三
聖立像江山千里往返經營歷涉數歲始獲圓就所費幾千
緡立于城南開元寺經藏院之懺堂四眾具瞻難未曾有一
日挈舟度江抵于芝園蘭若解囊結芻捨香誓首請為文託

予忝屬意此道故樂為書之或曰經云諸佛如來是法身
入一切衆生心想中今刻本為像世物所成用此為佛不知
其可乎對曰佛身無相亦不離相以其無相故世出世间無
有一法而是佛者雖八萬四千三十二相亦即非相况他物
乎故曰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以其不離相故世出世间無有
一法而非佛者况相好乎故曰常知一切諸法即是佛法如
能達此相即非相非相則山河国土草木微塵四生六
道翔飛蠕動莫非諸佛法身之體而况範金合土刻本繪塑
莊嚴相好而獨非佛乎諸有智者當觀此像杖木灰布膠漆

金軟假彼眾緣和合而成求於眾緣皆世间之物各有各體
孰為佛乎然緣無定相物無定名既號為佛一切眾緣莫非
佛體豈可捨此別求佛乎故華嚴云色相不是佛音色亦復
然亦不離色色見佛神通力若此觀之不任於相亦不離相
理更一如真俗不二雖復對像是真見佛經云若佛滅後造
立形像持用供養是人末世必得念佛清淨三昧是知未法
住持像設為勝上中下根莫不沾益是以紫檀琢削優真
於西乾白氎丹青迎竺始流於東夏傳模既廣瑞應尤多
生靈覩相以知皈佛化承風而久住其有誠心達本直造上

乘至於举手低頭終成緣種克論博廣詎可勝言凡到道場
宜加兢謹

無量院造旃陀像記

同前

旃陀教觀載于大藏不為不多然佛化東流數百年間世人
殆無知者晉惠遠法師居廬山之東林神機獨拔為天下倡
鑿池栽蓮建堂立誓專崇淨業號為白蓮社當時名僧巨儒
不斯而自至惠持道生釋門之後後劉道民雷次宗文士之
豪傑皆伏膺請教而預其社焉是故後世言淨社者必以東
林為始厥後善導懷感大闡於長安智覺蓮雲盛振于浙石

末流狂妄正道梗塞或束縛於名相或沉冥於豁達故有貶
念佛為蕩行忽淨業為小道執隅自蔽者無所聞雖聞而不
信雖信而不修雖修而不勤於是淨土教門或幾于息矣嗚
呼明教觀孰如智者乎臨終奉觀經讚淨土而長逝矣達法
界孰如杜順乎觀四念佛陀感勝相而西邁矣參禪見性
孰如高玉智覺乎皆結社念佛而俱登上品矣業儒有戈孰
如劉雷柳子厚白樂天乎然皆秉筆書賦而願生彼土矣以
是觀之自冰負剛明卓拔之誠達生死變化之數者其孰能
信於此哉近世宗師公心無黨者率用此法誨誘其徒由是

在處立殿造像結社建會無豪賤無少長莫不皈誠淨土若
觀相若持名若禮誦若齋戒至有見光華靚相好生身流於
舍利垂終感於善相者不可勝數淨業之盛往古無以加焉
生當此時得不知幸乎臨安縣寶杭之巨邑九仙山乃邑之
佳境無量院又境之精舍先是道者於院之東南隅建觀音
堂復於堂後建旂陀殿其徒用剝乃募士女一千人率賤計
三百緡雕造八尺旂陀像元祐八年上元日集眾瞻禮剝乃
述誠偈發大弘誓真像腹中是日供五百羅漢設會飯僧一
以落之越明年四月八日莊嚴圓備儀相妙好輝軟煥發由

是一方之人得以皈向百世之下得以流通其有禮足瞻顏
稱名逸想莫不拔業根於苦海殺蓮種於宝池若夫盡地聚
沙皆成佛道泯頭举手同皈一乘而沉錫力經營存誠繫念
克論其利尚可量耶聞予屬意此道果以記文為請遂援
毫直書以塞其命

靈山安養菴託

給夏程

俱

河沙刹中有一世眾親安養固有無量壽如未應供正偏知
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國
境界皆以七宝裝飾成就廣博嚴亥其國眾生皆是宿具福

智化生蓮中住不退地其國壽命無有遍量一日一夜此土
一切其國六時皆有天樂微妙音色及兩宝華而共娛樂其
國華木皆是蓮華如車輪大及寶行樹文狀周徹其國鳴禽
皆是如來變化所作於一切時演無量義以是種種希有之
夏故名安養從是安養國東方過十萬億國有世界號曰安
婆諸國土中無數伽藍有一伽藍曰靈山聚落有精舍號安
養菴是中有八衣壞色衣淨除須髮處乞士衆名曰修意是
菴無有化生蓮中但有胎卵濕化諸有情類為其眾生是菴
無有無邊壽命但有五十七至百歲為其壽限是菴六時

無有兩華及諸天樂但於晝夜飡飯食粥撞鐘擊鼓是菴周
匝無有宝樹及大蓮華但見山中草木華茂是菴無有變化
眾鳥演無量義但聞蟲鳥自鳴自己以是現前種種之事亦
名安養是乞士者游諸國土親炙知識得法藏已受用自在
還皈此山結菴安居時北山中有一居士適游伽藍至安養
菴謂大眾言現前種種如上所說與安養世界在一切處亦
安養國若作斷見彼釋迦文寧為虛語若取法相汝則孤負
無量壽尊咄諸男子各依位坐大道場如不承信請詣毗
耶離城當俟螺髻梵王為汝解說崇寧五年八月甲子北山

程俱謹記

維摩經曰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舍利
弗作念言我世尊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時螺髻
梵王言我見釋迦佛土清淨如自在天宮舍利弗言我見
此土穢惡充滿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惠故見不淨
佛即以是指案地時大千界珍寶嚴飾佛言我土常淨若
此為度下劣故示眾惡譬如諸天共空器食隨其福德飯
色有異若人心淨便見此土莊嚴天台維摩疏釋曰梵王
所見以自在天為類者欲界天也類同居淨土莊嚴殊妙

西方淨土亦同居淨彼經亦舉第六天為類梵王所睹穢
國即淨身子於生死涅槃垢淨有隔不依佛惠故但見垢
空器譬寂光飯異譬三土依於寂光所見不同也

高宗皇帝御書蓮社記

總管張

掄

臣嘗讀天竺書知出世间有所謂極樂國者國有佛號阿彌
陀梵語也此翻為無量以其壽命無量光明無量故又曰無
量壽又曰無量光始享國履位捐去弗居超然独覺悟心證
聖以大願力普度一切其國悉以上妙眾寶莊嚴曲盡華好
地皆黃金無山川丘谷之險氣序常春無陰陽寒暑之變無

飢寒老病生死之苦無五趣雜居之濁用是種種神通方便
現布有夏善導眾生忻樂起信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念彼佛
號即此一念清淨純熟因滿具足融會真如同一法性幻身
盡時此性不減一刹那頃佛土現前如持瓦契以取寓物臣
敬聞其說刻勵精進無有間斷惟佛惟念亦既有年盧門長
少靡不從化乃闢弊廬廬東偏鑿池種蓮倣惠遠結社之遺
意日率妻子課佛萬過而又歲以春秋之季月朔良日即為
代普靜舍與信道者共之於是見聞隨喜雲集川至愷之精一
佛之苞如瀚海之騰江也夫惠遠創為茲社距今閱數百禩

其間緇素景慕餘風祖述其高致者代不乏人率湮沒無聞
卒與草木同腐臣獨何幸今乃蒙

太上光光壽聖皇帝親洒宸毫書蓮社二大字為賜雲章奎
畫自天而下光氣昭倬焜耀萬目歡喜踊躍得未曾有臣既
并牛登受竊惟陛下臨御三紀兼愛南北仁及草木德及昆
蟲則似佛之普度一切昭昭大明如日之中無所不照則似
佛之明曉無量功成定治付託

聖子夷睹大寶袞裳去之則又似佛之超然獨覺悟心證聖
也至若眷臺壽域亘八紘而無垠鼓舞之神民由之而不知

蓋與極樂園土曾無間然以是管窺聖心佛心惟一水二豈
阿弥陀佛他心道眼同觀無礙知矣祚之中否愆群生之失
寧故現帝王身以應運濟世乎不然何與佛合契乃如此也
是則佛壽無量聖壽亦無有量居然可知臣曩侍寵錫又出
非常不独傳示雲林以侈千一之遇使天下後世凡獲瞻仰
普得念佛三昧究竟成就無上菩提其為饒益詎可量已謹
刊諸金石固對敷丕顯之休余乾道二年月日均列防禦使
汎兩浙西路副都總管秀外駐劄臣張掄謹記

南嶽山旃陀塔記

牧菴禪師

法忠
師即忠
道者也

於戲生靈之苦莫苦於殺戮也爰自數年以來冠盜四起兵
火交作其遭水理殞亡橫屍隨首填于溝壑者蓋不可勝數
也如疫氣流行作民示苦之有信士鄭一隆者夙懷善種悲
念特發觀斯羅亂之苦知惡業之有對也以惡報惡安能已
矣哉斷惟佛力可以極濟也乃運精誠結同志者萬人苦念
西方極樂世界阿旃陀佛尊號八万四千藏願既圓滿護化
檀越同出淨賤就工礮石建寧睹彼一所凡七級高三丈有
二立于南嶽羅漢洞妙高臺之右藏念佛人名于其中華茲
勝利願國恭民安品物咸享此陣亡疫死者並脫幽淪之苦

趣生淨方偉哉皇覺之道有折攝二門調機濟物故釋迦現
穢土以折之令起厭苦之念於陀現淨土以攝之得發忻樂
之志穢土者丘陵坑坎之高低刀兵飢疫之苦惱淨土者室
池金地之莊嚴法喜禪悅之安樂故天台云樂邦之與苦域
金寶之與泥沙胎獄之望華池棘林之比瓊樹誠由心分垢
淨見兩土之外沉行用善惡觀二方之危妙因斯以論則知
淨穢在此而不在彼也體正觀之者達彼刀兵等苦是示逆
化之一端也然履茲痛惡而化情迷夢猶尚以苦為樂倒置
之甚亦可悲夫或曰忻淨厭穢取捨未忘豈聖人以二見之

道而化人耶曰經不云乎雖知諸佛國及與眾生空而常修
淨土教化於眾生蓋熾然忻厭不見有忻厭之想斯為得矣
宰賄告成於紹興癸丑歲仲夏日牧菴苾芻法忠為絕其妄
却石可消 惟是宰賄 不頌不搖 同茲壽嶽 天長地久
不磨不朽 遭兵疫者 既脫幽苦 高蹈淨土 惟斯社人
旁及群靈 與其彙征 善哉佛子 興此勝夏 讚何能已

澄江淨土道場記 法真禪師 序一

天台鳳師學智者教傳于澄江人既頌化矣乃念慈世於諸
度孰為善巧最徑要者唯淨土法門為得其旨於是資彼

樂施教嚴像設建立道場教人修行念佛三昧與衆祈禱仍
屬予以託之予謂淨土之說經論尚矣諸師訓辨亦已詳矣
報驗間發不吾欺也世猶有疑者蓋以無明自障理妄不
融故按法華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
成佛道况復一心不乱於此求生何独不然哉且見善不明
用心不一則被雖世間萬法何往而不疑何修而可至独吾
佛之說也哉要之唯當信受而已不應疑其有無也然則淨
土果有耶曰不也果無也曰不也亦有示無耶曰不也亦有
冰無耶曰不也是則淨土果烏乎在離此諸見即名淨土即

見如來若聞是說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決定得生而無
所生以冰莊嚴而在嚴也信心清淨一念華開全體現前眾
相具足是心即佛補處何疑已度生滅得無量壽其或於此
未能信解餘方便中九品具在稱力取修亦不唐指耳

寶積蓮社書壁記

司封鐘離

松

宣和初慈愛禪師住惠林每苦口語人曰修行捷徑莫越淨
土時魏居士展轉化導七廬万人江民表尤司公望作念佛
三昧詠大勸于世年未弱冠肄業上庠蚤預斯社又因僧兄
木訥首座諄警策知有自性旆院唯心安養迄今身殊七卜

十雖丘火飄零晨昏不懈其得力處蓋不少例予曾高異驗
宝珠備載若王敏仲尚書古葛仲悅大夫繁馬仲玉提刑
皆先世懿親爰蹟烟烟在人耳則予家有此淨緣尚矣乾道
庚寅夏予蒙恩奉祠僑寓蕪臺解后宝積室講師遐想蓮社
清風擬追東林高躅會東平李侯洎諸名德俱刻意重修多
歷年所遂莫逆於心相與為社同巷稱佛悅誠篤願率載閱
月一集成知此生不負稟質之靈報盡決有皈真之所豈不
休哉一日社友吳君喟然歎曰發菩提心必具慈悲智二行審
欲求生聖域正須啓迪群迷安得寫十界九品得万目瞻敬

知所省覺為廣大無窮之利耶言未既諸君翕然稱善於是
同社指金以成之聞者隨喜以助之選工施款幻出二圓于
門庶復擴教藏發明旨趣一以示方法唯心一以指西方
徑路較餘功德真所謂百千万億分不及一者歟噫光陰電
掣因果歟隨勿倚壯而廢日勿肆情而造愆騰茲簡易法門
能即迴光返照則不離當處超脫苦輪諸佛境界悉現前矣
吳君名克已字復之東陽佳士也少年穎悟窮經博古左遷
於易內典洞奧靡不究通嘗論瞿曇出世一大妄因緣發吾
覆多矣繪妄告成性未改觀可不紀諸檀侶以垂不朽予因

序其棟梁云越四載癸巳九月朔九朝請大夫前主管台列
崇道觀鐘離林書

先君司封頃時奉祠吳門念蓮社可以皈心廼糾率僕為
之會者幾百人綽有廬阜之風繪二圖于壁併書其彙立
石室積精舍越十一載而先君無疾而化享壽八十有六
距今又十五載矣四明曉師會稗樂邦文類造門求之予
壽其志且欲欺文不朽遂出授之慶元己未十月旦男
迪功郎監行在草料場鐘離喜謹志

荆王越國夫人性生記

直閣黃

策

我觀眾生顛倒妄想耽著五欲不求出離未有能發決定願
生西方極樂世界者至於冤憎會遇恩愛別離老病死相危
險逼迫顛沉痛毒不可堪忍然後悲涕號呼皈依佛室以冀
脫死故凡心念口言皈命慈尊願賜接引往生淨國者唯越
國夫人王氏則不然夫人刑王之妻耳其耽著五欲不求出
離而獨傾心約已皈依無量壽佛願生西方與夫眾若見前
不可堪忍始求出離者豈可同日而語哉世謂夫人宿植德
本受佛記劫未人間代佛設教為唱導師躬率內外富貴
等人同修淨觀悉皈佛土理或然乎夫人莫西方精恪端潔

不捨晝夜給侍奔走之人無有異念惟一席勝懈慢不勤夫
人訓告之曰我盡室皆勤唯爾怠惰不從人告幻惑在會恐
失道心不可在吾左右也其妾悚悟悲悔精進思惟淨念相
繼久之謂同夏曰吾其行矣一夕異香徧室無疾而終明日
同夏之妾告夫人言昨夜夢化去之妾託致起居夫人訓責
我勤修西方今獲往生感德無量夫人曰使我亦夢乃可信
爾是夜夫人夢遇亡妾叙謝如前夫人曰西方可至乎妾曰
第從其行夫人隨之見二池塘白蓮華小大間錯或采或悴
種種不同夫人問曰何以如此妾曰此皆世間發念修西方

境人也纔發一念善根已萌遂成一華唯其勤隨不同是以
采悴各異蓋精進者鮮采間斷者枯悴若悠久不息念定觀
成形消命盡化生其中矣中有一蓮華華葉忽落僕有人朝
服而坐其衣飄揚隨風散滅室冠瓔珞莊嚴其身夫人問曰
何人也妾曰楊傑也又一華開衣朝服而坐者然其華悴而
葉存夫人僕問之妾曰馬珩也夫人曰我當生何許妾導夫
人前邁約數量許妾請夫人延望唯見一壇金碧照輝光明
文徹妾曰夫人化生之地乃金壇上品上生也既覺悲喜兼
集徐訪楊傑馬珩所在則傑已死而珩無恙夫人始生之日

秉炉爇香望觀音閣而立頃時子孫左右起丈人受獻壽之儀則已立化矣嗚呼異哉富樂之人常於佛妄不暇而有暇者失於不信能信之者又患於不能斷疑至於因苦發心者多失於遲慕固知聞正信發正念修善緣豈易妄哉楊傑次公洞明宗說而人不知其密修淨觀臨終乃有將錯就錯之偈余聞丈人軼妄乃銓次之以助發信受性生者而未信之士必將感發于斯文而皈向於淨佛國也宣和五年季冬一隨緣居士黃策子虛記

刑王即哲宗皇帝叔

馬侍郎往生記

同前

宣和五年冬予得越國丈人往生淨土妄廼為之記六年果思道訪馬珩於淮之南加考實焉益知前記蓋馬氏自少師忠肅公守杭列日慈雲或懺主以安養佛妄授之自是奉族遵奉相結不違大吏公諱珩字東玉者乃其孫也公自幼篤志佛教元豐中有僧廣初者以天台知者十疑論授之公大喜曰吾得所依矣獲得慈雲十念迴向法行之二十五年不少懈尚書公王右丞以蓮社圓決疑集性生傳於是誦佛益精進尤以放生為佛妄勸導信入者不可勝計俾當塗守淄川新定民皆化之平日未嘗以和怒咎責一人錢唐照律師

勉以繫念法其在官閱教藏誦經咒皆有常規崇寧元年感
疾經夏盥櫛念佛易衣幘端坐而終有氣如青蓋出戶騰空
而上家人長幼貴賤夢公往生上品者後以十數日皆如合
契特現光相於此筵八月中有婢卧疾亦念佛而逝教授公
諱永逸字強叟者公之子也行天竺十念習十六觀三十餘
年矣誦觀音掌觀其相今年四月感疾即命治後復見弥勒
觀音勢至俱來接引結印示滅頂熱有異香舍利如珠璣其
弟夢乃祖云某已生淨土十日華閻矣柩上有五色金光華
者以數四自後瑞應種種非一夫人姓王氏示行十念法及

誦破地獄偈於院佛號寧夢地獄主者謝為地獄皮持偈之
賜其後寢疾修持不息念佛而絕親戚侍妾亦夢王氏生極
樂國夫人與娣奴方氏有報應往生傳余因越國夫人之夢
知馬公之生淨土由馬公而知其子婦亦登樂國故撰叙其
略以示信士示結未來之因乎隨緣居士黃策子虛記

廣平夫人往生記

待制平

以寧

余嘗聞道於正覺禪師覺請余讀起信論特方多妄奔走戎
馬間未遑省察及謫官大台始得起信論於鄰僧翻閱再三
竊有疑焉是書為大乘人作破有蕩空一法不啻之書也而

未章以繫念旃陀求生淨土為言其旨何也脫過雪峯問清
禪師了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万行門中不捨一法子欲壞
世間相棄有著空然後證菩提耶余曰寧有是了曰如是則
淨土之修於道何損余始豁然有慰於其心此經行福清聰
遠近知識談馮夫人復益契了老之說可信不誣夫人名法
信政和門司贈少師諱珣之女生十六年嫁為鎮海軍承宣
使今妙明居士陳思恭之妻夫人少多病體力恹屢若不勝
衣及皈陳氏病日以劇數呼醫謀藥殆無生意醫辭曰夫人
病求吾藥能力於時慈受保禪師為王城法施主夫人往造

其室求已疾之方慈受憐之教以持齋誦佛默求初心夫人
耳其語諦信不疑齋居未踰月忽語所親曰晨素善矣雜以
晚葷徒乱人意盍盡徹之自此屏葷血却鉛華膏沐之奉依
掃塔服專以西方淨觀為佛亥行亦西方也坐亦西方也起
居食息亦西方已語默動靜亦西方也酌水獻華亦西方也
翻經行道亦西方也刹那之念秋毫之善一以為西方之律
梁自壬寅迄壬子十年之間亡隨客亡矜色心安體胖神氣
昌王人皆尊高之一日忽提筆書數語異甚若厭世仙去者
隨緣認業許多年枉作老牛為耕田打疊身心早晚去免將

鼻孔被人牽族黨怪之夫人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文那緣
盡行即西皈適我願号何怪之有壬子九月示疾久之氣息
纔屬十二月壬寅夕巽然而寐語侍旁者曰吾已神遊淨土
面禮慈尊觀音尤願勢至右脇百千万億清淨子誓首夢我
未生其國若夫宮殿林沼光明神麗與華嚴佛化及十六觀
經中所說無二無別唯證方知非所以語汝曹也侍疾者亟
呼妙明語其故乃相與合掌策勵得繫念勿忘又明日甲辰
安卧右脇吉祥而逝三日而後歛家人輩性生聞妙香芬馥
不類人間及荼毘舉尸如生凝然不壞夫人享年三十六以

妙明顯仕恩封廣平郡夫人妙明為余言思恭初未知道夫
人實勸發之又懶不治生夫人實經紀其有己平居接内外
親戚及拊馴其子姪僮媵一一有恩意死之日哭者失恚至
於煉頂灼臂以薦冥福求有以得其心能若是乎以思恭貧
甚又嘗筍輿独走二千里乞糴於其兄昭宣君德祐特周倫
縱橫使令者能道其性未應變方略如世健男子蓋夫人志
力剛果不可挫奪故其辨道勇決所成就亦如是是可喜也
已以事去且病於無量壽國方且同途聞夫人喜樂為之記
非徒信覺了二禪師之語亦以為將來重修者之勸云紹興

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阿旃陀佛弟子正信菴王以寧待制記

河東鸚鵡舍利塔記

成都尹章

臯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以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
炳耀焉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草彼
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一念由真骨於已斃殆亦元聖示
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猷鸚鵡鳥者曰此
鳥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東裝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西
方有珍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
意佛身所化常押而教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牛後亦時

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
號者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善聽其後或
得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鳴言阿旃陀歷試
如一曾無爽異余謂以其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實際緣生
不答以為緣起也實際雖言本空也每虛空戒曙發和雅
音穆如笙竽琤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
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展乎緣其盡乎今年七月悻爾不
懌已日其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皈乎為爾擊磬
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旃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欽翼

委足示震不仆揜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性生西方又云得
佛惠者殺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火以圍維
之法焚之餘烬之未果有舍利十餘粒烟雨耀目瑩然在掌
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性而求菩薩
之化歟時有高僧惠觀嘗詣五臺山巡禮聖跡聞說此鳥涕
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甃建塔旌異也余謂此禽存
而由道殺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
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字冊書其誰曰語怪而況此鳥有
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己是用不媿直書于辭貞元十

九年八月十四日記

右記見唐文粹余翻閱諸書又見於異類中進修西方獲

感驗者凡三隻龍舒文曰潭列有人養一鸛鴒俗號八

兒偶見僧念弥陀佛即隨稱不絕因捨與僧後亡乃棺以

葬之俄口生蓮華一枝有頌曰有一冰禽八八兒解隨僧

口念弥陀死埋平地蓮華發我輩為人豈不知戒殺類曰

當塗漢人劉成孝暉天竺春載與往舟揚州舟中孝公幹

劉独在邊見船中大魚振鬣搖首稱阿弥佛劉驚奔于岸一

俄聞万餘魚俱跳躍念佛志動天地劉大恐盡投與于江孝

至不信劉即用已賤酬之明日忽於菰中得錢百吾于題云
還汝真直自信錄曰黃巖正等寺觀師嘗畜一鸚鵡能言語
纔聞念佛則隨之其後唯呼阿^彌佛一日立死穴土葬之
未幾於右端生一紫蓮華靈芝師嘗讀之有立亡籠用渾用
变化紫蓮華也大奇之句大哉物之奇異若此余聞大旃陀
經曰阿旃陀佛現在十方世界教化無央數天人下至蛸飛
蠕動莫不過度之是知佛之為化不以品類為用凡有善心
者悉濟度之惟夫人為万物之靈素何聞見而不能景慕者
蓋亦多矣今觀麟羽之梭化豈人倫之不若乎

記類終

淨土往生爰跡先賢作傳凡數家所載者亡慮半千人性
往古今若出家若在家下至小夫婢類能知我佛攝生本
願偕修蜜嚮命終感召者不可以數量計又安能盡入吾
門遷董之筆耶今姑擇其已載者及未載者一十餘傳蓋
欲將未知源流識模範非止為發起信心而已矣

天竺五通菩薩請佛傳

唐南山律師歷代三寶感通錄云昔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
薩往安樂世界請阿旃陀佛陳云娑婆世界中願生淨土無佛

形像請^降許佛言汝且前去尋當現彼及菩薩還聖儀已至
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華在樹葉下五通菩薩取葉所在圖
寫流布洎漢明感夢使往祈法便獲迦葉摩騰等至雒陽後
騰師子作沙門持此瑞像又達此國所在流布未幾愛像西
還而此土畫像不甚徧傳南北多故經像湮沒此之瑞跡殆
將不見隨文開教有沙門明憲從高齊道長法師得本記其
因依與上符合是以復傳於世時遇北齊畫工曹仲達者善
于丹青妙畫梵跡傳摸茲像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陽皆其
遺筆也法花珠林所載亦同又唐續高僧傳云汝都安樂寺

寺有僧惠海唯惠淨業俄感齋列僧道銓賚無壽像遺之是
示天竺五通菩薩乘空性諸尊容既冥會素懷懇勤禮懺是
像忽煥發神光於是懇苦願生沒齒為念一夜忽起面西作
禮加趺而逝即隋大業五年也近乾道間西湖居士李子瀟
求僧志叶復因茲像於具多業行於吳地宗曉因緣得之瞻
想聖儀如佛真在聊書始末永發信心云爾

蓮社始祖廬山遠法師傳

時教雖本佛說然而洪時教者必以天台為始祖律藏雖本
佛制然而張律藏者必以南山為始祖禪宗雖本佛心然而

傳佛心者必以達磨為始祖勸生淨土固出大覺茲尊然而
使此方之人知有念佛三昧者應以遠公法師為始祖焉法
師諱惠遠俗賈氏雁門人少游學通經史在法年二十餘問
道道安法師因聽講般若經豁然開悟乃曰九流異議皆糠
粃耳因削髮受之至二十四大曉經論化諸疑難莫不修析
偽秦建元中襄陽冠亂因扁尋陽見廬峯清峻意頗樂之刺
史桓伊即創東林以居焉自是三十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
每送客以虎溪為界桓玄震主之威相見不覺致敬晉安帝
自江陵還都或勸師候覲師稱疾不前帝後遣使問勞時有

劉遺民雷次宗宗為洎諸高僧一十八人並棄世遺采依遠
游止遠拉一百二十三人為蓮社令遺民著誓辭於祇陀像
前建誠立誓期生安養謝靈運負才傲物一與遠接肅然心
眼為鑿二池引水栽白蓮求入社師以心雜止之陶劄明范
甯累招入社終不能致故齋已詩云元亮醉多難入社謝公
心亂入何妨遠於淨土克勤于念初十一年澄心糸想三觀
聖相而遠沉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方後定
起見祇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
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佛告遠

曰我本願力故未安慰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佛陀一
耶舍惠持曇頌在佛之側前揖遠曰師志在吾先何來之遲
既而乃與其徒曰吾始居此幸於淨土三覩聖相今復再見
吾往生次矣次日即寢疾期七日而後行汝徒當自勉無以
情慮拘也至期果令終壽八十三即義熙十二年丙辰八月
六日也遺囑露屍林下弟子奉葬西嶺謝靈運作銘張野為
序唐大中二年謚號辨覺大師昇無三年改謚正覺大宋興
國三年追謚圓悟大師墳為疑寂之塔師有雜文二十卷號
廬山集靈芝死照律師作序板刊紹興府庫藏者敬焉

蓮社繼祖五大法師傳

蓮社之立既以遠公為始祖自師歸寂抵今大宋慶無五年
已未凡八百九年矣中間繼此道者乃有五師一曰善導師
二曰法照師三曰少康師四曰省常師五曰宗曠師是五師
者莫不仰體佛慈大啓度閻異世同轍皆中良導傳記所載
誠不可掩以故錄之為繼祖焉

一善導師者不知何許人唐貞觀中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
場講誦觀經尊大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逆僻難
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於是篤勤精苦若救頭然續至京師

擊發四部弟子每入佛室胡跪念佛水力竭不休雖寒水亦
須流汗出即為人說淨土法三十餘年不暫睡眠般舟行道
禮佛方等諸有觀施用用寫抄施經十萬餘卷所畫淨土變相
三百餘壁京華道俗受化者不計其數或問道曰念佛生淨
土耶答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於是尊乃自念如是一聲則
有一道光明從其口出十聲至于百聲光亦如之後謂人曰
此身可厭諸苦變易乃登柳樹向西願曰願佛接我菩薩助
我令我不失正念不生退墮言已投身自絕高宗知其口出
光明精至如此賜寺額為光明焉天生往生略傳曰阿彌陀

佛化身自至長安聞漉水聲和尚乃曰可教念佛遂廣行勸
化三年後滿長安城皆悉念佛後有法照大師即善導後身也
二法照師者唐代宗大曆四年於衡州湖東寺啓五會念佛
道場感五色祥雲覆其寺雲中有樓閣睹阿彌陀佛及二菩
薩其身高大滿虛空中後於道場之外遇一老人指見文殊
因性五臺大聖現竹林寺照入寺之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
在東為眾說法照遂作禮問曰未代凡夫智識淺劣佛性心
地無由顯現未審修何門法最為其要文殊曰汝所請問今
正是特諸修行門無如念佛我於過去因念佛故得一切種

智照又問曰當云何念文殊曰此世界西有阿旃陀願力難
思汝當擊念令無間斷余終決定往生說已為照摩頂而退
師續於并列行五會教化人念佛德宗於長安宮中常聞東
北方有念佛之志遣使尋覓至于太康果見照師勸化之盛
遂勅迎入內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按柳文南嶽旃陀和尚
碑曰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初居廬山由正定以趣安
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
學及從而學傳教天下準此法照師於遠公也
三少康師縉雲仙都人貞元初至洛下白馬寺見殿內文字

累放光明採取之乃善導西方化導文康曰若於淨土有緣
當便此文再發光明言未已光乃閃爍康曰劫石可磨我願
無易矣遂至長安善導觀堂大陳薦獻候見善導遺像外於
空中謂曰汝依吾舍利樂有情則藉汝之功同生安養又跏
逢一僧曰汝欲化人當性新定言訖而隱新定今嚴別也師
至彼人無識者康乃乞錢誘小兒曰阿旃陀佛是汝本師能
念一毫與汝一錢群兒齎錢隨示念之後經月餘俟錢者多
康曰可念十毫與一錢如是一年無少長貴賤念佛之人盈
於道跏續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集眾午夜行道

康高屯唱阿弥陀佛众共和之師一唱佛屯众見一佛從口
而出連唱十屯則有十佛若貫殊焉師曰汝見佛者決定往
生眾滿数千亦有竟不見者後遺囑道俗當於安養起增進
心於閻浮提生厭離心言已放光數道掩然逝塔於臺子巖
天台韶國師嘗重修之世稱後善導者即師是也
四少常師者大宋厚化中師住錢唐南照慶院專修淨業結
淨行社王文正公且為社首翰林承旨宋白撰碑翰林學士
蘇易簡作淨行呂序扶元傑何題社客於碑陰示系以託士
夫預會皆稱淨行社弟子社友八十比丘一千大衆孤山圖

公作師行業記并蓮社碑記中引蘇序曰予當布髮以承其
是刻身以請其法猶無嗔恨况陋文淺學而有悟惜哉宋碑
曰師慕遠公啓廬山之社易蓮華為淨行之名遠公當衰季
之時所結者半隱淪之士上人屬外平之世所交者多有位
之員方前則名士且多垂裕則津梁曷已因二公之言想當
時之盛亦可槩見矣

五宗曠師者師賜號慈覺元祐中任真列長廬寺宗說俱通
篤勤化物有葦江集行于世內列種種佛變康不運其慈念一
蓋師自他俱利願力洪深故能遠紹佛化也如此人或不知

返嫌物怛悲夫師居長芦海眾雲臻爰念無常之火四百俱
焚豈可安然坐而待盡乃遵廬阜之規建立蓮華勝會普勸
修行念佛三昧其法曰念阿弥陀佛或百千卷乃至萬卷廻
願往生西方淨土各於日下以十字記之當時即感普賢普
惠二大菩薩預會證明勝妙所作所修契聖曷至是耶靈
芝稱為近代大乘師信乎其為大乘師

以上五師紹隆大法行業如此綽遠為祖孰曰不然乎

梁京師法悅僧主傳

梁京師正覺寺法悅齋未為僧主精修福業四部所皈嘗聞

寺智靖率同緣改造丈八無量壽像以申願志始鳩集金銅
屬齋未亂離至梁初方以事奏聞降勅聽許林官工巧隨用
資給以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本量佛身四
万斤銅鎔厚尚未至禹百姓以銅投之炉治隨鑄不滿又聞
奏勅銅三千斤庫始就量逸而鑄處已見傳詔載銅炉所遂
併銷鎔一鼓便就未人俱失臺內銅至方知先到靈感所致
及聞模量度乃涌成丈九而克相不差有二大錢見在衣條
莫測神異初像素既成有道昭師夜間禮懺忽見素冕然大
明鑄後三日有僧適度助費因模而遙見二僧蹉用像髻候

然不見及移像還光宅寺久不得而頗有埃塵忽夜有微雨
沾潤僧祐師經行像所忽見像遍有光燄上下猶如灯炷是
夜准中賈容並聞催轎治橋如有數百人色自佛法東流金
像靈瑞莫過于此

後魏壁谷神醫法師傳

釋曇鸞雁門人少游五臺因感靈異誓而出俗三乘頓漸具
陶文理師性好方術聞江南陶隱居有長生法千里就之陶
即以所學仙經十卷授之師喜躍自得以謂神仙必可致也
後還洛下遇三藏菩提由支意頗得之問支曰佛道有長生

乎其能却老為不死乎支笑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道家何
有焉遂以十六觀經授之曰汝可誦此則三思無後生六道
無長性盈虛消息禍福成敗無得而至其為壽也有劫石焉
有何少焉沙石之數有限壽量之數無窮此吾金僊氏之長
生也鸞承其語驟起深信遂禁所學仙經而專觀經修三福
業想像九蓮雖寒暑之變疾病之侵不懈于始念魏主憐其
志尚號為神變一夕正持誦次忽一梵僧昂然入室曰吾龍
樹也所居者淨土焉以汝有淨土之心故未見汝鸞曰何以
教我樹曰已去不可及未來未可追現在今何在白駒難與

迴言訖而失聲以所見勝異必知死期至矣即集衆盛陳教
誡因令高尅唱阿旃陀佛鬘乃西向瞑目而終一衆同聞管
絃樂竹之奏由西而耒良久乃寂魏主感之勅葬汾西脩其
行業以立碑焉

龍舒淨土文曰按楞嚴經有十種仙皆壽千萬歲數盡還
入輪迴為不曾了得真性故與六道眾生同名七趣是皆
輪迴中人也世人學仙者万不得一縱得之亦不免輪迴
者著於形神而不能捨去也且形神者乃真性中所現之
妄想水為真實故宋山詩曰饒汝得仙人恰似守屍鬼水

若佛家之生死自如而無所拘也自古得仙者唯鐘離呂
公而學二公者豈止千萬自予親知問教示不少終皆死
亡埋于下土蓋平生空費心力終無所益也欲求長生莫
如淨土生淨土者壽數無量其為長生也大矣不條此法
而學仙者是捨目前之美玉而求不可得之砒砒豈惑哉

梁廬山道珍禪師傳

釋道珍梁天鑿中懋錫廬山聞昔遠公結社淨方心頗慕之
然其所行心尚猶豫異時忽夢海上數十人櫓舟前邁珍問何
之對曰將適旆陀國也珍曰願將隨往得否曰以子之意熟

敢相拒但於此一日之修功超永劫旃陀一經存而子未之
誦及未曾俗僧如何求適也珍夢覺嗟嘆媿悚若於勝法有
羗焉遂專其經大設沐浴後二年一日忽堂虛戶扃有捧銀
臺而至者曰法師報盡當陞此臺又曰師之功行當乘金臺
奈何始心猶豫故止此耳珍謝曰果能越三界出五苦則珍
也見佛之臺基有漸矣必金臺也然珍少言語雖睹其未嘗
矜示於人乃自書之藏於經函其亡之夕所居之山崖經萬
疊若烈火千炬交相輝燦鄉民望之驚異及旦即山問之乃
知珍亡其所見者性生之驗矣異日經函獲其所紀因得傳世

隋天台法智法師傳

釋法智游學于東越有通大小乘經義者智必師之以故強
學多聞人罕儔匹末年以經直之門莫如念佛於晨興暮息
繫念不弛者七年已而議曰犯一苦羅承其眾也歷一中劫
此誠可信以其故而為之也一稱阿耨陀佛而滅億劫重罪
則予也切有疑焉或告智曰無疑也教以念佛久則功功則
化化則三昧現前今子之疑是疑佛也夫佛語豈有可疑者
耶釋尊出廣長舌十方諸佛同讚淨土正為眾生信根難立
故勸發之其智漸其疑乃於国清寺絕去諸緣一心念佛想

念既極感觀音樂至現身異日又感天冠宝瓶光映其身智
謂道俗曰吾生淨土蓋有曰矣誰能具膳餞我衆笑而對曰
唯恐道人之不能耳吾等不辭矣遂尅後三日會食食罷智
無他衆或疑其相侮因宿其房伺候之夜未央智於繩床念
佛安坐而化是夜有金色光自西而東照數百里江上漢人
謂已天曉舳舻相望率皆驚起

大宋永明智覺禪師傳

師諱延壽本丹揚人後遷餘杭總角之歲誦法華經五行俱
下經六旬而畢嘗為北郭稅務專知官見與鰕買輒放生後

盜官錢並為放生用夏發坐死領起市曹錢王使人視之若
慈懼即殺之否則捨之而彼澹然無異色乃捨之因投明別
翠巖寺出家次參韶國師發明心要初往天台智者巖九旬
習定有鳥如尺鷃巢于衣裊中嘗於因清行法華懺夜見神
人持戟而入師呵之其何得擅入對曰久積淨業方到此中
又中夜旋遠次見普賢前供養蓮華忽然在手因思夙有二
願一願終身常誦法華二願畢生廣利群品憶此二願獲樂
禪寂進退遲疑莫能自決遂上智者禪院作二闍一曰一心
禪定闍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闍冥心自期曰儻於此二

途有一切行必成者須七返拓著為證遂精禱佛祖信手拈
之乃至七度並得誦經万善生淨土園由此一意專修淨業
遂振錫金草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耳露灌于
口從此發觀音辨才初任雪竇山晚詔任永明寺徒眾常二
十日課一百八夏學者參問指心為宗以悟為決日莫徃別
峯行道念佛旁人聞山中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嘆曰自古
戎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切也遂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師志
至大宋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眾跣跣而逝

梁貞節處士庾詵傳

庾詵字彥室新野人幼聰警經史百家無不該綜至於算筭
機巧並絕一時而性記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地居半
蔬食弊衣不修產業一時乘舟從沮中還載米一百五十石
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家寄者曰君三十石我一百五十石
詵嘿而不言恣其取足凡處事類此也武帝少與詵善及起
丘署為平西府記室至普通中詔為黃門侍郎並稱疾不起
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六時禮懺誦法華經日終一偏
忽於後夜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
授香而去大通四年因寢忽夢覺曰願公復來示可久任書

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蘇陀淨
域矣武帝聞而敬之謚號真節烈士以顯高列 見南史

大宋無為子楊提刑傳

公諱傑字次公無為郡人。道號無為子。雄才俊邁。年少登科。
官至尚書主客郎提點兩浙刑獄。及而又尊崇佛法。明悟禪
宗。江西臨濟下棒喝承當之輩。猶謂常流。獲闡揚旆。隨教觀
接誘。方未括其所談。乃謂眾生根有利鈍。其近而易知。簡而
易行者。唯西方淨土也。但能一心觀念。總攝散心。伏旆院願
力。直超安養。更無他趣。決定成功矣。龍樹所謂易行之道。依

他力故也。公作天台十疑論序。五古直指淨土。決疑集序。法
室僧監旆院室園記。安樂園三十讚。備陳西方要津。誠為萬
世生靈鑒矣。公有輔道集。專紀佛乘。東坡作序。其略曰。無
為子宿稟靈機。徧參知識。凡所謂具爍迦羅眼者。次公目擊
而道存焉。公脫年作監司郡守。乃畫丈六旆院尊像。隨行觀
念。至壽終時。感佛來迎。端坐而化。辭世頌曰。生亦無可戀。死
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半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宜和中
有荆王夫人神游淨土。見公坐蓮華上。則往生必矣。然則本
朝士大夫。洪贊淨方。入正定聚者。唯公洎王敏仲侍郎二人。

而已豈非天欲久其道世必生其人者歟

大宋光州王司士傳

光州司士參軍王仲回無為郡人因陳本郡圩埤水利大司
農考得其實請于朝廷推恩乃有是命其為性信厚未嘗與
人較短長頗通等教之學而至老手不釋卷天衣懷禪師住
鉄佛道場時亦嘗請問而鄉里以善人歸之熙寧末年予技
護先妣長壽太君喪飯葬故里得暇閱大藏教典因以淨土
如緣奉示左曰司士是時已能誠信嚮慕但未具深心爾至
元祐初予自省園乞守丹楊待次錦繡溪上司士特見訪叩

請未嘗拒也問曰經典多教念旃陀生淨土祖師則云心即
是淨土不用更求生西方其不同何也答曰實際理地無佛
無眾生無樂無苦無壽無天又何淨穢之有豈得更以生不
生為心耶此以理棄事也然而處此界者是眾生乎是佛乎
若是佛境則非眾生又何苦樂壽夭淨穢之有哉試自忖思
或未出眾生之境則安可不信教典至心念旃陀而求生淨
土哉淨則非穢樂則無苦壽則無天矣於無命中起念於無
生中求生此以事棄理也故維摩經曰雖知諸佛國及與眾
生空而常修淨土教化於群生正謂是也又問如何得念不

間斷答曰一信之後更不再疑即是不間斷也司士竹躍而
去至二年十二月旦之夕予舟舟揚忽夢司士云向蒙指示
淨土今已得生特來相謝乃再拜而出翌日因召舟徒令陳
安止語其夢蓋陳令深信淨土故也其後得司士之子術哀
訃乃司士未亡前七日預知時至與鄉舊為別吾弟作示在
坐屢發見謝之語是知司士沒生淨土矣元祐四年四月八
日無為子揚傑記

次公此傳誠不可棄但論妄理相棄未若台宗所謂圓觀
妄理一念具足也其言一信不疑即是不間斷者司士轉

身只此一則語昔善導化人有曰若人欲速得往生應起
無間修所謂恭敬禮拜稱名讚嘆憶念觀察迴向發願心
心相續不以餘業相間故曰無間修又若貪瞋癡未間者
但隨犯隨懺不令隔念隔日隔時常使清淨亦名無間修
若能畢命誓不中止決定往生此出大藏集諸經禮懺一
儀群字函次公閱藏以淨土緣奉示司士求若是乎

大宋錢唐胡宣義傳

宣義諱園字達夫胡侍郎之子性識聰敏心地通圓唯專書
史尤樂吟詠脫年致政西湖日有游從之樂齋襟平夷出處

簡率其於佛乘雖已信嚮曾未專修一日其子苦情懇律師
云大人感疾請師垂訪師徃見之曰惠亭平生與達夫相善
未曾語及未後一著大夏豈可不知安身立命之處乎達夫
曰心淨則土淨也師曰宣義時中曾有雜念深汗否答曰既
處世間寧免雜念師曰若如此又安能心淨土淨耶達夫即
問一稱阿旃陀佛能減八十億劫生死重累何也師曰阿旃
陀佛提法華經歷塵點劫修行楞嚴經云我憶徃昔恒河沙
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阿旃陀佛經兩許時成身成國依正
莊嚴有大威德有大誓願光明神力不可思議以是一祿万

德洪名眾生無始八十億劫生死重累猶如赫日消於霜露
矣達夫遂大省悟方知旃陀願力功勳如是乃一心念佛又
累日請僧助念律師宣白稱胡公宣義達夫即言須稱胡公
之名次日再請其徒先徃律師後至達夫問曰此未何晚已
煩觀音勢至降臨甚久師與大眾尤加鄭重稱佛之次胡公
安然而徃然則公享八十四壽平日不曾修習一旦病苦逼
迫無所依投之際統聞旃陀法利頓決疑情便起樂國所謂
一念迴光立即翻邪為正即此人也知此道者善結前轍庶
不辜於今世也

大宋龍舒居士王虛中傳

國學進士王日休字履中君自行之智化他之惑已見張于
湖亭文茲不再述公龍舒人有淨土文因以為號其文盛行
天下修淨業者莫不覽之乾道中廬陵李彥弼深時疾垂草
棺槨已備忽夢一人神清貌古以手摩臂肢體弼驚問荅曰
予龍舒居士也弼因以疾告公曰汝起食白粥即差矣又曰
汝還託闍仲雅教汝捷徑否弼曰每日念佛不輟弼覺因索
白粥食之病果愈後見公畫像儼如夢睹弼敬重公稱生死
骨肉遂遣子姪遠從其學一日忽迴曰居士於某夜講書罷

如常禮念至三鼓忽厲舌稱阿彌陀佛教舌唱言佛來接我
屹然立化邦人此夜有夢二青衣引公西行者又三日前偏
別道友勉進淨業有不獲相見之語噫自冰了唯心本性之
道達生死變化之教不臻于是或疑李之夢因想以淺弼曰
其指自粥愈病又安可欺哉時互相益國公周必大睹君奇
跡製為之贊曰皇皇然而無求惕惕然而無憂用頽風之將
墜攬衆善與同流導之以仁義之原誘之以寂滅之樂世知
其有作而莫識其無為故中道奄然而示又以真覺李君謹
冀無以報德遂刊公像并爰跡以傳遠自是廬陵家家供爰一

之後九年旣胎軍有信士吳允迪欽公景行起卓屣以冥之
不朽故勒石于轅恩旆施殿至慶元四年越有致政簽判曾
公逵覺世塵幻清淨自居仰止龍舒志畜西邁頃以冗官游
得茲石刻且欲人人思齋因游銀木布于江浙其善誘之心
誠與王君相表裏宗曉一日扣公室即蒙出因示摺始未用
傳不朽云

大宋明列朱氏如一傳

橋列禪師

宰曇

始余東皈過所謂羅睺羅道場者至起信堂有比丘語余曰
寺有勝多子知之不余顧堂下回櫓曰得非歲寒面目尚無

恙乎比丘曰不然引余登懺摩之堂發一函視之即刺繡妙
蓮華七軸也余方合十指爪歎未曾有比丘曰此薛君之室
道人朱氏法名如一之所作也朱即欽成皇后例聖中宮兩
世之姪自皈於薛脉世故如塵泥年二十餘即告其丈清淨
自適道裝素服繫齋如也掌以黃絹命經生書是經手以碧
茸繚其上線蹊鍼孔去未絲毫無有間斷如筆旣誌如墨新
乾閱十年而後有成復繚旆施觀音無異繪畫自經首題敬
致八万四千拜一句一字凡唱禮者三法華之文幾數万言
三日而能背誦閱華嚴般若楞嚴圓覺示翻水千偈餘經可

知嘗鋟木為園勸人誦阿彌陀聲樂書滿十百卷而止所
化之數僅二十万人道人則且且誦之真夜叩之無一豪情
意尤喜

供齋蔬

墓一室夏佛一室宴坐一室書經一婢
烈丈夫有所不能堪也今年春盡易故

盜具為三日會會道俗以萬計飯千苾芻為室幢貯法華同
念佛人姓名迎飯是寺城內外歡動傾士大夫之室莫不簪
觀二月以微疾命醫以丹砂進道人竟不起臨瞑目時一
再起加趺薛君曰吾家無是法也請就寢後夏即如儀道人
右眼而終年三十有七實紹熙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余聞此

丘語為之慨然此丘屬余識其夏為末世勸教書以贊之讚
曰道人之身春容月歎耳以靈山最後之百回向淨土真銑
心石腸耶吾知其於世間不復來矣老龐曰不是聖賢了夏
凡夫斯言其旨哉

樂邦文類卷第三

